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一〇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

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，只氣得怪叫如雷，道：「孤乃當今皇叔，顏查敷他是何等樣人，擅敢要捉拿孤家與百姓報仇雪恨！此話說的太大了，實實令人可氣！他仗的包黑子的門生，竟敢藐視孤家。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裡為官，如何能夠成其大事？必須設計將他害了，一來出了這口惡氣，二來也好舉事。」因此轉想起：「俗言：『捉奸要雙，拿賊要贓。』必是孤家聲勢大了，朝廷有些知覺。孤家只要把盟書放好，嚴加防範，不落他人之手。無有對證，如何誣賴孤家呢！」想罷，便吩咐集賢堂眾多豪傑光棍，每夜輪流看守冲霄樓。所有消息線索，俱各安放停當。額外又用弓箭手、長槍手。倘有動靜，鳴鑼為號。大家齊心努力，勿得稍為懈怠。奸王這裡雖然防備，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，你道是誰？就是那爭強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。自顏巡按接印到任以來，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，忙忙碌碌，毫無暇晷，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的。白玉堂卻悄悄地裡訪查，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。到了夜間人靜之時，改扮行裝，出了衙署，直奔襄陽府而來。先將大概看了，然後越過牆去，處處留神。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，夜靜無聲。從房上越了幾處牆垣，早見那邊有一高樓，直冲霄漢，心中暗道：「怪道起名冲霄樓，果然巍聳，且自下去看看。」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輕輕問路，細細聽去卻是實地，連忙飛身躍下，躡足潛蹤，滑步而行。來到切近一立身，他卻摸著木城板做的圍城，下有石基，上有垛口，垛口上面全有鋒芒。中有三門緊閉，用手按了一按，裡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。只得又走了一面，依然三個門戶，也是雙扇緊閉。一連走了四面，都是如此，自己暗道：「我已去了四面，大約那四面也不過如此。他這八面每面三門，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。各門俱都緊緊關閉，我今日來的不巧了，莫若暫且回去。改日再來打探，看是如何。」想罷，剛要轉身，只聽那邊有鑼聲，又是梆響，知是巡更的來了。他卻留神一看，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，連忙隱到更棚的後面，側耳細聽。

不多時，只聽得鑼梆齊鳴，到了更棚，歇了。一人說道：「老王呀，你該當走走了。讓我們也歇歇。」一人答道：「你們只管進來歇吧。今日沒事。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，不是遇見了這麼一天麼。各處門全關著，怕什麼呢？今兒又是如此。咱們彷彿是個歇班日子，偷點懶兒很使得。」又一人道：「雖然如此上頭傳行的緊，鑼梆不響，工夫大了，頭兒又要問下來了，何苦呢？說不得王三李八你們二位辛辛苦苦，回來我們再換你。」說罷，王李二人就巡更去了。白玉堂趁著鑼梆聲音，暗暗離了更棚，竄房躍牆，回到署中。天已五鼓，悄悄進屋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便接了金輝的手本。顏大人即刻相見。金輝說起赤石崖捉了盜首藍驍，現在臥虎溝看守；□里堡拿了刺客方紹，交到長沙府監禁；此二人係趙爵的硬證，必須解赴東京。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摺，寫了稟帖，派妥當差官先到長沙起了方紹，沿途州縣僅要派役護送；後到臥虎溝押了藍驍，不但官役護送，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。丁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，所以約了北俠，待諸事已畢，仍要同赴襄陽。後文再表。

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，他乃無事之人，同張立出府閒步。見西北有一去處，山勢巖峻，樹木蔥鬱，二人慢慢順步行去。詢之土人，此山名叫方山，及至臨近細細賞玩。山上有廟，朱垣碧瓦，宮殿巍峨。山下有潭，曲折迴環，清水漣漪。水曲之限有座漢臯臺。石徑之畔有解珮亭，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。這漢臯就是方山的別名，而且房屋樓閣不少；雖則傾倒，不過略為修補，即可居住。似此妙境，卻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。智化端詳了多時，暗暗想道：「好個藏風避氣的所在。聞得聖上為襄陽之事，不肯彰明較著，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。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。倘是聚集人也不少，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？莫若回明金公，將此處修理修理，以備不虞。豈不大妙。」想罷，同張立回來，見了太守，回明此事。金公深以為然，又稟明按院，便動工修理。智化見金公辦事梗直，晝夜勤勞，心中暗暗稱羨不已。

這日智化猛然想起：「奸王蓋造冲霄樓，設立銅網陣。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，未能探訪。如今我卻閒在這裡，何不悄悄地前去走走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告訴了張立：「我找個相知，今夜惟恐不能回來。」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，出了衙署，直奔襄陽王的府第而來。找了寓所安歇。到了二鼓之時，出了寓所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來到木城之下。留神細看，見每面三門，有洞開的，有關閉的，有中間開兩邊關的，有兩邊開中間閉的，又有兩門連開單閉這頭或那頭的，又有單開這頭或那頭連閉兩門的：八面開閉，全然不同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。智化略定了定神，辨了方向，心中豁然明白，暗道：「是了。他這是按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的卦象排成。我且由正門進去，看是如何。」及至來到門內，裡面又是木板牆，斜正不一，大小不同。門更多了，曲折彎轉，左右往來。本欲投東，卻是向西；及要往南，反倒朝北。而且門戶之內，真的假的，開的閉的，迥不相同。就是夾道之中，通的塞的，明的暗的，不一而足。智化暗道：「好利害法子！幸虧這裡無人隱藏。倘有埋伏，就是要跑，卻從何處出去呢？」正在思索，忽聽「拍」的一聲，打在木板之上，「呱嗒」又落在地下。彷彿有人擲磚瓦，卻是在木板子那邊。這邊左右留神細看，又不見人。智化納悶，不敢停步，隨彎就彎。轉了多時，剛到一個門前。只見嗖的一下，連忙一存身。那邊木板之上，「拍」的一響，一物落地。智化連忙撿起一看，卻是一塊石子，暗暗道：「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藝。難道他也來了麼？且進此門看看去。一伏身進門往旁一閃，是提防他的石子。抬頭看時，見一人東張西望，形色倉皇，連忙悄悄喚道：「五弟，五弟。劣兄智化在此。」只見那人往前一湊道：「小弟正是白玉堂。智兄幾時到來？」智化道：「劣兄來了許久。叵耐這些門戶鬧的人眼迷心亂，再也看不出方向來。賢弟何時到此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小弟也來了許久了。果然的門戶曲折，令人難測。你我從何處出去方好？」智化道：「劣兄進來時，心內明明白白。如今左旋右轉，鬧的糊裡糊塗，竟不知去向了。這便怎麼處？」

只聽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：「不用忙，有我呢。」智化與白玉堂轉身往門外一看。見一人迎面而來，智化細細留神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原來是沈賢弟麼？」沈仲元道：「正是。二位既來至此——那位是誰？」智化道：「不是外人，乃五弟白玉堂。」彼此見了。沈仲元道：「索性隨小弟看個水落石出。」二人道：「好。」沈仲元在前引路，二人隨後跟來。又過了好些門戶，方到冲霄樓。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窗玲瓏，周圍玉石柵欄，前面丹墀之上，一邊一個石象駝定寶瓶，別無他物。沈仲元道：「咱們就在此打坐。此地可遠觀，不可近玩。」說罷，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，三人坐下。

沈翁道：「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。方才聽得有物擊木板之聲，便知是兄弟們來了，所以才迎了出來。虧得是小弟，若是別位，難免聲張起來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小弟因一時性急，故此飛了兩個石子，探探路徑。」沈翁道：「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，以後眾家兄弟千萬不要到此。這樓中消息線索利害非常。奸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，所以嚴加防範。每日派人看守樓梯，最為要緊。」智化道：「這樓梯卻在何處？」沈翁道：「就在樓底後面，猶如馬道一般。梯底下面有一鐵門，裡面僅可存身。如有人來，只用將索簧上妥，盡等拿人。這製造的底細，一言難盡。二位兄長回去，見了眾家兄弟，諄囑一番，千萬不要到此。倘若遇了圈套，惟恐性命難保。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。」白玉堂道：「他既設此機關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沈仲元道：「如何就罷了呢？不過暫待時日。待有機緣，小弟探准了訣竅，設法破了索簧。只要消息不動，那時就好處治了。」智化道：「全仗賢弟幫助。」沈仲元道：「小弟當得效勞，兄長只管放心。」

智化道：「我等從何處出去呢？」沈仲元道：「隨我來。」三人立起身來，下了臺基。沈仲元帶領二人，彎彎曲曲，過了無數的門戶，俱是從左轉。不多時，已看見外邊的木城。沈仲元道：「二位兄長出了此門，便無事了。以後千萬不要到此！恕小弟不送了。」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，暗暗離了襄陽王府。智化又向白玉堂諄囑了一番，方才分手。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。智化悄悄地裡到了寓所。到次日方回太守衙門，見了張立，無非托言找個相知未遇。私探一節，毫不提起。

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陣，心中鬱鬱不樂，茶飯無心。這日顏大人請到書房，與公孫先生靜坐閒談，兩墨烹茶伺候。說到襄陽王，所有收的呈詞至今並未辦理，奸王目下嚴加防範，無隙可乘。顏大人道：「辦理民詞，卻是極易之事。只是如何使奸王到案

呢？」公孫策道：「言雖如此，惟恐他暗裡使人探聽，又恐他別生枝節攪擾。他那裡既然嚴加防範，我這裡時刻小心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先生之言甚是。第一做官以印為主。」便吩咐兩墨道：「大人印信要緊，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，不可忽略。」兩墨領命，才待轉身，白玉堂喚住，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兩墨道：「小人護印去。」白玉堂笑道：「你別性急，提起印來，你就護印去；方才要不提起，你也就想不起印來了。何必忙在此時呢？——再者還有一說，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，焉知此時奸王那裡不有人來窺探。你這一去，提撥他了。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盜取三寶之時，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，因此用了個拍門投石問路之計，多虧郎官包興把俺領了去，俺才知三寶所在。你今若一去，豈不是『前車之鑒』麼？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。」兩墨連連稱「是」。白玉堂又將誑誘南俠入島、暗設線網拿住展昭的往事，述了一番。彼此談笑到二鼓之半，白玉堂辭了顏大人，出了書房，前後巡查。又吩咐更夫等，務要慇懃，回轉屋內去了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